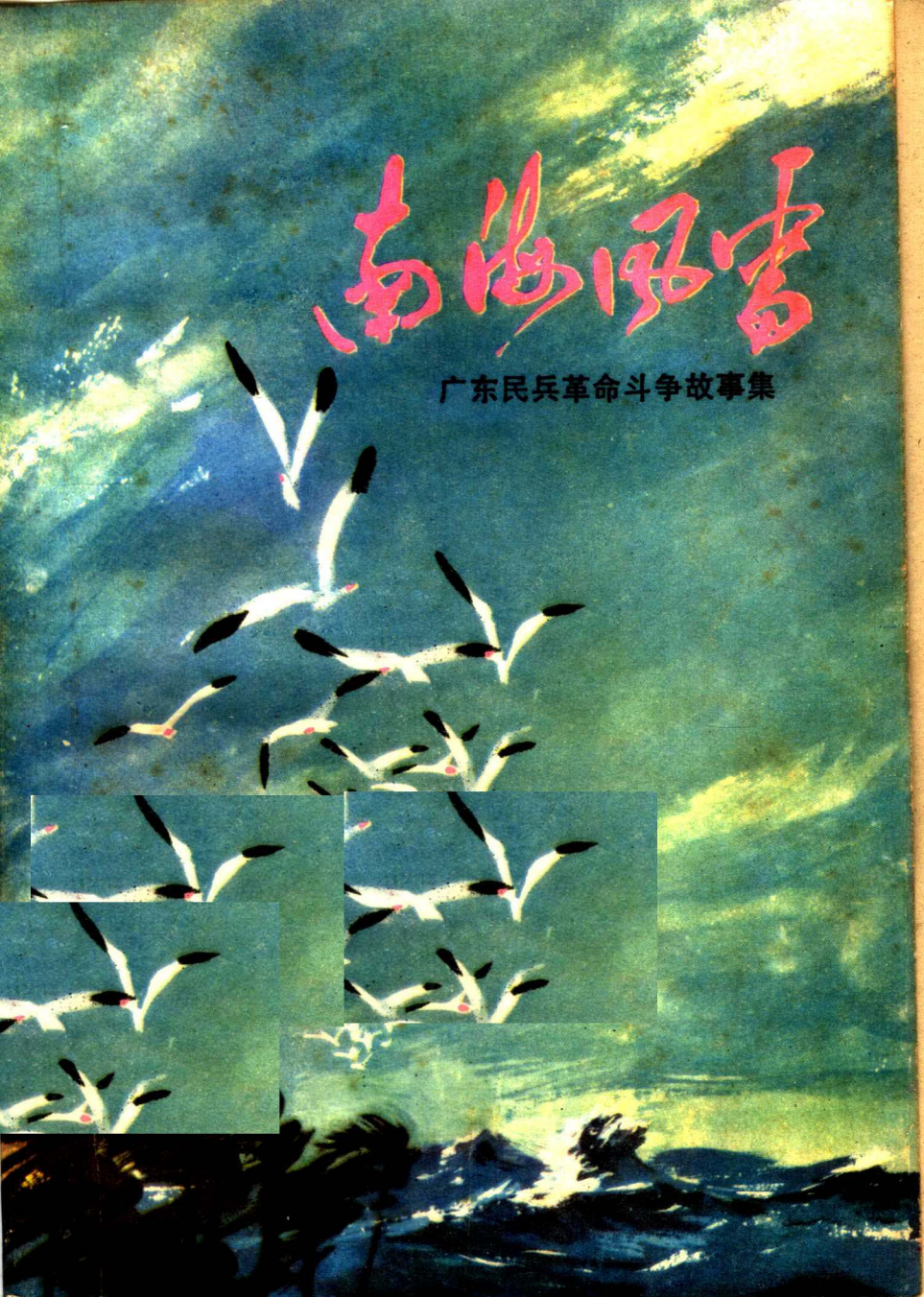


南海風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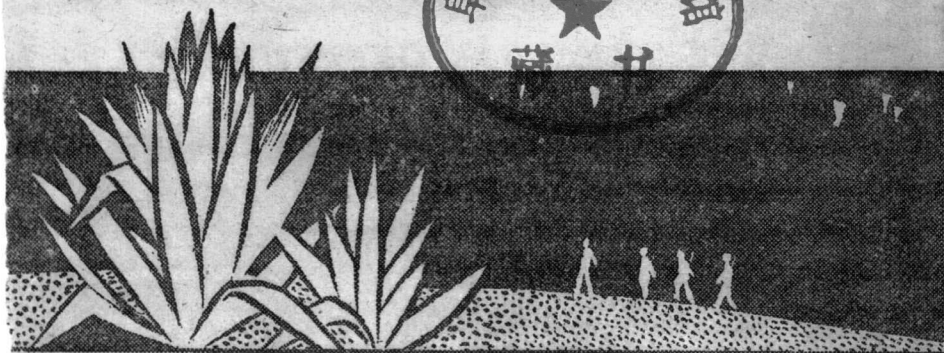
广东民兵革命斗争故事集



南海风暴



广东民兵革命斗争故事集



广东省军区政治部 海南军区政治部 合编

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

农村版图书编选小组选编

封面设计 廖 怡
插图 罗 海
邓 荣
关 驹
邓 保
胡 珊

南海风雷

广东省军区政治部 合编
海南军区政治部

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农村读物出版社重印
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14.75印张 304,030字

1974年9月第1版 1974年9月广东第1次印刷

书号10168·100 定价0.70元

“农村版图书”出版说明

遵照毛主席“要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”、“要关怀青年一代的成长”的教导，我们从全国近期出版的图书中，选拔出一批适合农村需要的读物，作为“农村版图书”出版，向全国农村推广发行。

“农村版图书”以马克思主义、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为指导，以阶级斗争、路线斗争为纲，根据党的政治任务、农村各项方针政策和三大革命运动的实际需要进行选编。读者对象以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为主，同时供给农村基层干部、中小学教师和广大贫下中农阅读。“农村版图书”的内容，包括政治读物、社会科学基础知识读物、文学艺术读物、文化科学知识读物以及工具书等。

选编“农村版图书”是件新的工作，还没有经验，希望广大读者和有关方面的同志多提意见，帮助我们做好这项工作。

农村版图书编选小组

目 次

农军初战	宁 斌 (1)
南岭赤卫队	雄 斌 (17)
关英三斗地头蛇	海 峰 (31)
保卫秋收	沈 赞 汝京海 (42)
水上女交通	余松岩 (55)
红色战报	张 振 海 浪 (74)
钓“鲨”记	康 矛 (89)
伐木场的枪声	江 浪 (97)
龙舟战鼓	祁 晓 (112)
新春烈火	邓坤武 (121)
智斗“张精卫”	集 慧 (132)
激战五峰山	许 兴 (145)
堡垒户	龙 奇 (159)
电闪雷鸣	邝 敬 杨 伟 (174)

斩蛇记	舒 文 李 力(189)
接电台	振 华 罗 秋(201)
飞舟跨海送亲人	岑国田(221)
鹰飞瑶山	屈 江(236)
枕椰炮	曾 斌(252)
铁道勇士	文 政(260)
烈火丹心	冯 雯(272)
箩嫂	白 冈(285)
牛市的战斗	奋 永(298)

小星山战歌	惠 新 向 东(305)
高山哨兵	吴署识(321)
宝刀不老	花 炳(332)
九渔民海上伏魔	黄 河 溪 水(346)
奇斗	吴 林 龚 明(364)
黎村战鼓	钟 虹 刘 田(379)
刀出鞘	向农狄(392)
将计就计	铜 苗(402)
梁大力痛打落水狗	李逢春 陈 刚(420)
爷孙俩	方 言(432)

后记	(449)
----------	-------

农 军 初 战

宁 斌

春雷一声震山河，
红旗卷起农奴戈；
砸碎千年铁锁链，
百万田工谱新歌。

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，毛委员在广州一再强调和阐明建立工农联盟这一光辉思想，亲手播下了广东农民运动的火种。当时，西江北岸的广宁，农民运动的星火迅猛燎原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自卫军，向地主民团打响了胜利的第一仗。

这是一九二四年深秋，正是茅花吐白、金谷飘香的季节。石马山下的雷鸣村，缀有金黄犁头的红旗迎风招展；“打倒土豪，除劣绅”的战歌响彻云霄。村头的“杨氏宗祠”晒坪上，黑压压地挤满了人群，红袖章鲜艳夺目，长矛、梭标银光闪闪，人们兴高采烈地笑着、唱着……

“隆！隆！隆！”三响喜炮声中，人们闪开一条通路，只见一行人高举犁头红旗，敲锣打鼓，进了会场。领头的人中等身材，长得墩墩实实，古铜色的方脸闪着一双大眼睛，显

得刚毅、干练。他腰系红绸带，大背着“七九”枪，高举起一块漆得闪闪发亮的木牌子，快步登上石阶，向着鼓掌欢呼的乡亲们点头微笑。

他，就是雷鸣区农民协会委员长、农军常备中队长杨进。

今天，雷鸣区农会召开群众大会，庆祝县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成立，同时举行雷鸣区农军常备中队成立典礼。真是双喜临门，乡亲们怎能不高兴！杨进心如潮涌，想起去年冬天在党旗下宣誓时，听过特派员老周讲述毛委员总结“二·七”大罢工的经验教训，讲到工人阶级闹革命不能孤军作战，要依靠广大农民作为同盟军，要联合一切革命的阶层；共产党领导革命要抓枪杆子。今天，农友们遵照毛委员的指示，拿起了枪杆子，掌握了印把子，要打出一个红彤彤的天下，怎不叫人万分兴奋！想到这里，杨进用衣袖拭了拭“雷鸣区农民自卫军常备中队部”这块牌子，端端正正地挂起来。

接着他宣布：“授枪！”

号令刚下，一队队生龙活虎般的小伙子，唱着“打倒土豪，除劣绅”的战歌走过来。人们热烈鼓掌欢迎，顿时锣鼓喧天，鞭炮齐鸣……

“报告！”一个青年人气喘吁吁地跑来，把一卷黄纸交给杨进：“这是‘业主维持会’贴在潭布墟的‘长红’*。”

杨进打开一看，只见长方形黄纸上写着：“农会初建，即发动减租。查权利属于田主，租由主定；义务则在佃户，十足

• 长红——即布告。

交纳。现我会将全县民团联合，誓必扫平农会，保我业权。凡各佃户，如敢跟随农会，强减租额者，格杀勿论；若肯助我民团，剿灭农军，则免租两年。幸勿自误！”杨进当即向群众批驳了这些胡言乱语，揭露了地主阶级挑拨农民自相残杀的阴谋诡计。青年农军战士郑阿刚哈哈一笑：“地主也说免租，简直是老虎捻佛珠，豺狼贼放生了。”杨进说：“我们闹减租，挖了地主豪绅统治的墙脚。谁帮地主砌墙垒砖，赏口剩饭吃吃也说不定的。可帮地主砌墙的人要想深一层——砌好了，还不是把自己给关在里头，让地主豪绅抽筋剥皮，连骨头都给榨出油来！”

群众听了心明眼亮，“哗”的一声，燎起了仇恨的火焰，掀起了汹涌的怒涛。这个揭露：田工耕田汗如雨，挂起禾镰没米煮。那个控诉：田工手里没有枪，世代代作农奴，连打个呵欠，伸个懒腰都有罪。农军战士纷纷表示：一定要把农会、农军办好！只有走毛委员指引的那条道路，我们这些田工才有出头的日子。

这时，一个农军战士飞奔前来报告：盘踞在潭布泰庆炮楼的黄怀汉民团，正在集结队伍，要来进犯雷鸣区。敌情传开，人心激愤，农军战士更是火烧火燎地按捺不住，单等一声令下，便冲上前去消灭这些为非作歹、镇压农民的民团白狗！

“农军战士们准备战斗！农友们，我们要誓死保卫农会，保卫我们的印把子！”杨进声若洪钟，沉着坚定地发出命令。

顿时，“嘟嘟嘟……”的牛角声和“当当当……”的铜锣声，穿山越岭，互相响应，把雷鸣区的村村寨寨动员起来，立刻进入了迎战状态。

区农民协会召开了第一次“军事会议”。经过热烈讨论，决定在洞尾迳伏击敌人，同时派人向县农军总部报告。

潭布墟在雷鸣村的南边。洞尾迳是潭布墟通往雷鸣区的必经之路，迳长四里，两边悬崖峭壁，刀削斧劈般陡直；山上茅草高过人头，松林茂密，风声如涛，地势很是险要。地主民团的头目黄怀汉，是个老奸巨猾的“刁钻虫”。他对农民协会又恨又怕，巴不得把雷鸣区农会扼杀在摇篮里，只是担心农军在洞尾迳埋伏，才不敢轻举妄动。这次，他见农民运动势若燎原，再不下手便要完蛋了，眼下全县民团已经联结起来，可以互相策应，又觉得自己枪多弹足，就算洞尾迳有点埋伏也没有什么了不起，这才壮起狗胆进犯雷鸣区。

且说洞尾迳两边山崖上，杨进领着农军战士，埋伏在密林深草中。山峡笼罩在激战前的寂静里。

“进哥，黄怀汉怎么还不来？”趴在杨进身边的小郑，有些焦急地问。

“耐心等待，老虎迟早会跌落陷阱——看！”杨进压低嗓门回答。话音刚落，只见潭布方向尘头滚滚，一大队人马乱哄哄地闯了过来。

原来黄怀汉派出尖兵在前头搜索，自己领着民团大队在后面跟进。踏进洞尾迳，队伍的速度顿时减慢。黄怀汉在马上举目四看：周围悬崖陡壁，如刀似剑，松林草窝，神秘莫测，不由得打了个寒噤，心里犹豫起来……

忽然，随着“砰”的一声，山峡两边，步枪、鸟枪、土炮，一齐打响！喊杀声冲天而起，震天动地！农军的排枪弹雨，劈头盖脑地打了过去，撂倒了十多个团丁，民团队伍顿时大乱。这时，杨进率领农军战士们，怀着满腔的阶级仇

恨，如猛虎下山，蛟龙出海，随着一片震天的喊杀声，扑向惊慌失措的敌人！黄怀汉见势不妙，扭头便跑，谁知坐马受惊，一个躬身，把他掀翻在地……他想：这回完蛋啦！……死命挣扎地爬了几步，才由一个护兵把他扶上马背，慌忙逃窜……

此时，“嘟嘟！嘟嘟！……”四周山头传来了威武的牛角声，原来是农军总部听到消息，由特派员同志带领的农军大队从南北两面冲杀过来了。

一杆杆犁头红旗指引着漫山遍野的农军战士，前后夹攻地主民团。真是威武雄壮，大快人心！

杨进率领的雷鸣区常备农军冲在前列。他们穿着日常服装，一律绑腿、草鞋，背竹笠，挂袖章，扎腰带，手执步枪、砍刀、长矛，异常威武。那火红的农军袖章，辉映着闪闪发光的砍刀和一簇簇指向敌群的红缨，在硝烟滚滚的战场上，宛如一团团熊熊燃烧着的火球，迅猛扑向敌群，势不可当！

黄怀汉的民团刚退出埕口，又受到农军大队截击，更是兵败如山倒，溃不成军，死命地往南逃窜。逃了一段路程，不料前面东南方向，一阵密集的枪声响处，斜刺里又冲出一支队伍，兜头拦截，把逃窜的民团打得人仰马翻，丢盔卸甲，狼狈不堪。这支队伍的战士们头戴钢盔，穿着银灰色的军装，映衬得脖子上的红领巾格外火红。他们背着的斗笠上一色几个大字：铁甲车队。这是中共广东区委遵照毛委员关于建立革命武装的思想，刚刚建立的一支武装部队。这次，他们根据区委的命令，只留下一个排在广州继续进行铁甲车训练，其余日夜兼程，赶来广宁，帮助农会打击地主民团，正好赶上今天这场战斗。

再说，黄怀汉带着残兵败卒，好歹才逃回潭布泰庆炮楼。潮水般涌来的各路农军，乘胜追击，又把炮楼团团围住。

黄怀汉龟缩在炮楼里，心惊胆战，魂不守舍。他看到这次集中的农军特别多；显然农运区又扩大了，这使他远离附近民团，显得非常孤立；而且“耕田佬”们还有从省城开来的军队助战，气势威猛，锐不可当。想起这些变化，他禁不住倒抽一口冷气。但当他从炮楼往下一看，只见四合院式的外楼，严严实实地套着七层高的主楼，虽说今天损失了上百号人，但炮楼里枪多粮足，还可望挽回败局。想到这里，胆子又壮了一点。

黄怀汉有个狗崽子叫黄财福，一贯骄横，不知死活，这时竟然跑上炮楼来，靠着楼北的窗口，面对着距离炮楼百米远的狮头岗农军阵地，嚣张地挑衅狂叫：“喂！牛耕田，马食谷，凡事都有个天理定数。田主当家，铁租无减，这是自古以来的老规矩！你们凭几杆破枪，就能改变得了么？有本事打下我这炮楼，就由你们当权！”

这时，狮头岗上，突然迸发出炸雷般的吼声：“今天有了共产党，有了农军，这个世界的事情，就由不得你们地主豪绅按老规矩来摆弄了。当权的，当然是我们！”

这些话落地当当响，句句刺中黄怀汉的心窝。他想起当初县农会筹建时，还以为几只小麻雀跳不烂瓦面，想不到农会收缴了各村公枪，自制了梭标、尖串之后，开展减租，当起权来，短短几个月就风起云涌，席卷全县，到现在越发不可收拾了，真叫人心寒哪！他连忙叫来狗崽子说：“你眼尖，瞧瞧是谁答话！”黄财福伏在窗口细心了望，突然惊慌地大叫：

“呀，是杨——进！杨进！”黄怀汉听说是被自己打死的长工杨火的儿子，不禁发慌：“杨进？是……是他？……”黄财福连忙证实：“是杨进！”“哦？你看清楚了？”黄财福指着下边说：“我看到他在两棵大松树中间一闪。听说他跑到广州当榨油工，是油业工会的人。”黄怀汉叹了口气：“啊！又是仇家！”他牵拉着脑袋想了一会，叫过儿子说：“你给杨进传我的话……”

狮头岗上，杨进面对地主“阎王楼”，听到黄财福的叫嚣，禁不住满腔怒火，便依托着松树，抬起碗口粗的臂膀，端起枪来——。不一会儿，黄财福又在窗口露出猴子脸，尖声狂叫：“喂！杨进，不要打了！早年间，北屯山区穷人开仓分粮，可是到头来怎么样？还不是鸡飞蛋打没有好下场——”他说完，咬一口糍巴，又从窗口伸出糍巴扬了几下。农军战士听到这番胡说八道，恨不得立刻把这家伙抓来碎尸万段。杨进屏住气，瞄得准确，一扣扳机，“砰”的一声——正咬着糍巴的黄财福，顿时头破血流，象死狗一样，仆倒在窗台上。

狮头岗上，立刻欢声雷动，迸发出惊天动地的怒吼：“这就是你们的下场！”“农军的枪杆，就是要砸烂你们的世界，打出穷人的天下！”……

杨进轻蔑地一笑，挥着拳头，一字一锤，硬梆梆地敲击敌人：“黄怀汉你听着：你不用再翻老黄历了！告诉你，今天领导农民的是无产阶级，是共产党。世界上有了这个千古未有的大变化，注定你们地主豪绅一定要灭亡！”

李祥捋起两袖，指着敌楼高叫：“不信就伸出脑袋来试一试吧！”

一贯骄横跋扈的民团，这时一个个吓得面青唇黑，舌头打结，连喘气也不敢大声了……

为了拔掉黄怀汉这个镇压农民运动的顽固堡垒，特派员在农军总指挥部开会决定以后，召集了战地会议，对这场攻坚战作了具体部署，各路农军立即分头连夜做好准备工作。

第二天清晨，纷纷扬扬的尘雾铺天盖地而来，正好掩护农军的活动。泰庆炮楼东、西、北三面的山头上，农军的枪炮声骤然大作，正打得热闹，忽地又停了下来，只是疏疏落落地不时打着冷枪。炮楼里的敌人摸不清底细，只管枪不停炮不歇地朝外边乱打一气。黄怀汉被我重兵围困，六神无主，心慌意乱，生怕农军攻进楼来，死命地叫手下“顶住！顶住！”就在这时，杨进率领爆破队，李祥率领工程队，陈昌洪率领掩护队随后，悄悄地从狮头岗侧面下到山溪边，趟过冷得咬脚的溪水，绕到泰庆炮楼的西北角下面。炮楼建在四米多高的小土岗上，这里正好是个陡壁，离楼中心仅有十五丈远，由于久经雨水冲刷，成了一个山坳，是楼上敌人看不见的死角。来到这里，杨进压低嗓门对大家说：“我们已经到了敌人的鼻子底下。挖坑道要快！不要打草惊蛇。”说罢，铁臂一挥，先就动起手来。李祥马上带领工程队展开了近迫作业。掩护队立即在掘进口外围构筑掩体，还往两翼派出隐蔽哨，监视敌楼东西两侧。

为了争取时间，坑道只挖三尺高两尺宽，农军战士们只能半跪半卧，用短柄丁字锄挖石头，用胸部顶着铁锹柄挖泥……坑道越来越深，空气越来越稀薄，光线也越来越暗了。农军战士们想到特派员传达毛委员关于武装工农，推翻军阀、地主政权的教导，一个个浑身是劲，忘记了疲劳。李祥光着上身，躬着腰，拖着麻袋，艰辛地把泥筐拖出坑道。杨进一见，就夺过来，说：“你呀，没有执行轮班休息制度，

不行！”李祥撅着嘴调皮地顶了一句：“你呢？我反对‘不平等条约’！”这么一说，两人都笑了起来……

经过两天一夜的秘密掘进，坑道已有十丈深。这时候，农军通信员带来了消息：增援泰庆炮楼的五路民团疯狂反扑，农军在铁甲车队的协助下，正在分头打援。杨进把大拳一挥，气愤愤地抓起铁锹说：“好哇！看你们增援快，还是我们炸楼快？”说罢，立刻钻进坑道干起来……

敌楼内，黄怀汉正瞪着金鱼眼发呆，两天来，只听见农军打冷枪，却不见农军有什么动静，心里一直疑惑不解。他叹了口气，晃着光头，叫来心腹黄豹仔说：“传我的话，不见农军不准开枪；派出巡逻队到楼外，加强巡逻。”

下半夜，寒风飒飒，下弦月时而露出脸孔，时而钻入云层。敌人停止了枪炮射击，我们挖掘坑道容易暴露。杨进通知掩护队：要严密注视敌情。一会儿，杨进接到隐蔽哨报告：敌楼东侧出现一个班的民团，正沿着山岗巡逻。

那时，四野一片寂静，坑道挖掘声隐隐约约传出洞外。一个团丁说：“哦！什么声？”另一个团丁慌忙吆喝：“谁？”但侧耳静听一会，却又万籁俱寂。团丁们又胡乱咋呼：“农、农军，有胆就出来、出来吧！”随后，蛇行鼠步，搜索前来。杨进发现敌情，马上通知坑道停止挖掘。陈昌洪等掩护队员，端枪瞄准，作好开敌准备。眼看敌人越走越近，情势相当紧急，有的农军战士有点沉不住气了。只见杨进抓起一把锄头，绑上稻草，套上衣服。陈昌洪心领神会，立即背起步枪，拿过一顶帽子，扣在锄头上，一手接过稻草人，飞快地沿着小溪向东南角跑去……

巡逻的民团团丁，看到周围毫无动静，就稍微加快步

伐，继续搜索。在前沿放隐蔽哨的郑阿刚，眼看敌人再走十来步，就到山岗的边缘，处在死角中的坑道口，即将暴露。他眼都不眨一下，食指扣着扳机，只等杨进一声号令，立即投入战斗。

“咳！咳咳！”陈昌洪边跑边咳嗽，一下子把巡逻的民团的注意力吸引过去了。暗淡的月色下，团丁们看见一个农军的影子，时隐时现地在空荡荡的田野里走动，吓得发狂似的叫喊：“农、农军！……”“农军来了！”喊声刚落，敌楼上就不分东南西北，所有枪眼都“砰！砰！砰！”放起壮胆枪来。巡逻的团丁，吓得连爬带滚，连忙赶回炮楼。各路农军听到消息，连夜扎起许多草人，吹起冲锋号，仿佛马上就要进攻了。团丁们感到草木皆兵，惊慌失措地胡乱放枪，整整折腾了一夜。杨进他们趁着这阵热闹，抓紧时机挖洞，一直朝敌人炮楼的心脏掘进……

撵跑了巡逻的民团，掩护队队员们乐得笑了起来，陈昌洪也咧着嘴哈哈大笑。杨进看见这情景，赶忙提醒大家：“群众不是叫黄怀汉做‘狐狸猪’吗？这家伙又狡猾又笨，我们吓退了巡逻民团，他就服服帖帖了吗？”陈昌洪收了笑容：“是呀！我们还得做好‘打猎’的准备，可不能松劲！”于是，大伙便商量起进一步确保施工的办法来。杨进说：“山里人用‘绊炮’打山猪，大伙看这主意行不？”众人一想，异口同声说：“好办法呀！派出‘绊炮’给坑道‘放哨’！”说干就干，休班的农军战士立即行动，连夜运来一批鸟枪，把火药铁砂装好，神不知鬼不觉地装起“绊炮”来。

炮楼里，黄怀汉和狗头军师江寿正为昨夜的那场战斗疑惑不解，象攻又不攻，不攻又在攻，不知农军到底是什么打

算，商量着如何脱身的办法。一个团丁忽然跑来报告：“楼底的空水缸不知怎的嗡嗡响。”狗头军师心里一怔，眼珠骨碌碌地转起来。他记得：前年间，北屯山区农民暴动，就是挖地道攻入地主炮楼的。难道今天……？他越想越觉得危险，连忙吩咐：“马上倒扣空水缸！”一把拉着黄怀汉赶忙下楼查看。

在炮楼底层，团丁们把几个空水缸倒扣在楼中间，只听得空水缸嗡嗡地响个不停。狗军师耳朵贴在缸底细听，“咔、咔、咔”的挖掘声从地下传来，一清二楚。这家伙顿时满脸铁青，冷汗直冒，跳起来惊慌地喊叫：“地道挖到楼心下面啦！”这一喊真是非同小可！霎时间，团丁们一个个屁滚尿流地东爬西窜，乱作一团。黄怀汉强作镇定，拔出驳壳，瞪起金鱼眼大声吆喝：“不要怕！黄豹仔，马上带亲兵队，给我冲出去！消灭坑道里的农军！”

黄豹仔领着八十多个惯匪出身的“亲兵”，虚张声势，吆喝着从炮楼南门分两路蜂拥而出。

沿着炮楼东侧扑来的一路民团，刚开始冲锋，就被据守东面山头的农军炮火杀伤大半，逼得退回楼内，不敢动弹。

可是，西侧山头的农军距离炮楼较远，炮火一下子未能把这一路民团压住，撂倒了十来个敌人后，黄豹仔仍在驱着“亲兵”涌了过来。他们走不了几步，前头的几个就碰着了布在草丛中的“绊炮”，只听得“轰轰轰”几声，弹片横飞，铁砂四射，把这股民团杀伤了一大半。敌人吓得如同惊弓之鸟，赶忙抱头往回窜。在后头督战的黄豹仔贼眼一瞪，凶相毕露，开枪将争先逃命的两个团丁打死，其余的只好又调过头来，在敌楼火力的掩护下，跌跌撞撞地向前搜索……

这时，陈昌洪亲自掌握一门足有四米长的抬枪。他一手